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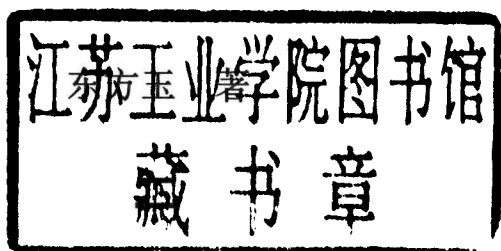
东方玉作品全集

飞龙引

東方玉



飞龙引



海南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三章	夜蹑行人叩石闾	(347)
第三十四章	觉来春梦了无痕	(357)
第三十五章	振衣直上青螺顶	(368)
第三十六章	恩怨与君细讨论	(380)
第三十七章	独窥剑壁影成三	(390)
第三十八章	掌外玄机不可参	(399)
第三十九章	玉帛干戈凭取舍	(410)
第四十章	风华挺挺一奇男	(421)
第四十一章	尊前偏爱打油诗	(431)
第四十二章	一片疑云已暗滋	(441)
第四十三章	教在四方朱雀起	(454)
第四十四章	亦缘亦孽话峨嵋	(466)
第四十五章	风雨连宵客梦孤	(477)
第四十六章	肯将朱雀换明珠	(487)
第四十七章	同行道士归何处	(498)
第四十八章	月出灵山各自呼	(508)

第四十九章	堂堂门派失掌门	(519)
第五十章	闻道掌门在龙门	(529)
第五十一章	龙坳门深夜色昏	(541)
第五十二章	不见掌门见掌痕	(551)
第五十三章	妖娆教主出西方	(562)
第五十四章	独具机心欠隐藏	(571)
第五十五章	争道画像多怪异	(583)
第五十六章	是情是恨困红妆	(594)
第五十七章	有意安排纵鹤归	(604)
第五十八章	拼将剑杖合重围	(614)
第五十九章	此行岂为传言误	(624)
第六十章	芳草斜阳双燕飞	(635)
第六十一章	言来胡乱亦天机	(645)
第六十二章	冷面冰心一紫衣	(653)
第六十三章	纵有三湘合北斗	(665)
第六十四章	山前早已设重围	(676)
第六十五章	白羽穿云拜下风	(686)

第三十三章 夜蹑行人叩石阁

赵南珩心中暗想：这大概就是罗髻山了，此山深处群山万壑之中，自己幸亏有两人带路，否则就是向人讯问，只怕也说不清楚。

当下一提真气，轻蹬巧纵，跟在两人身后，朝峰上跃去。

这座山峰，一路都是危岩乱石，除杂草高可及人，只有矮小灌木，月黑山深，草木迷离，虽然不虑被人发现，但赵南珩还是不敢过份逼近。

一会工夫，便已到达峰顶，藉着小树掩蔽，悄悄跃上。就在这一瞬之间，但见两人身形闪动，倏然往峰后落去！

赵南珩略一迟疑，瞧清四下并无动静，才长身掠出，直向两人落处奔去，身临切近，顿时把他瞧得一怔！

原来这峰后竟是一处幽深绝壑，危崖壁立，黑黝黝不见底，少说也在百丈以上，不知两人何以一闪不见？

赵南珩踌躇了一下，暗想：这两人的轻功，分明不如自己，照说他们可以下去，自己该无问题。但事实上，上下无一落脚之处，自己实在无法下去，莫非他们另有秘径不成！

一念及此，不禁凝目向四下一阵打量，寻思着方才两人如何闪动身法？该由何处落向崖下？

他这一细心观察，果然发现崖下左侧五六丈处，岩壁上有一株横生老松，古干拿云，斜出崖外。

赵南珩心中不由大喜，前面两人很可能借这株松树落脚，自己何不下去瞧瞧，再作计较？

一时哪还怠慢，微提真气，身子凌空直落，等到双脚踏实，方看出此处乃是一块凸出的崖石，松根处还有许多粗细不等的山藤，向壑底垂去。

赵南珩微微一笑，正待援藤而下。

忽然想到此处已是西妖巢穴，自己虽有她的紫金符令，但脸上还涂着易容药丸，自己既假冒他们辛香主而来，该把药物洗去才对。

当下忙从怀中取出小木盒，依照游老乞所说用法，把白药丸在掌心抹了少许，然后两掌搓匀，像洗脸般在脸颊上拭擦了一阵，收起盒子，援藤往下落去。

到得壑底，举目朝四周一瞧，又把赵南珩给怔住了！

在他想像之中，这绝壑下面，必然也和东华山庄似的，盖有一座广大庄院，因为这是西妖罗髻夫人的老巢，规模自然比东华山庄要庞大。

哪知到得壑底，竟是一条荒芜狭谷，除了草长及膝，乱石成堆，细流涓涓，虫声唧唧，什么也没有。

连方才两人也早已不知去向？他近来经历了不少事故，见识渐广，深知对方巢穴，必在近处，只是自己不得其门而已。

好在自己目能夜视，壑底虽然幽暗，还可瞧得清楚，这就暗提真气，凝神戒备，一面搜索前进，缓缓走去。

这壑底地方不大，他来回走了两遍，依然找不到他们巢穴所在，不禁暗暗焦灼，目光只是朝四周石壁打量。

忽然给他发现自己援藤下落之处的右首石壁上，离地七八丈光景，隐隐有一个黑影，极似一个石窟。

因地势较高，看不真切，心中不由一动！

暗想：这如果真是一个石窟，那么由上面援藤而下的人，只要稍微向右荡去，即可落到洞口。

难道这黝黑山洞，就是他们的入口了？

方才自己因垂直而下，直落壑底，是以忽略了过去。

他虽未能完全确定上面石窟，准是西妖的巢穴，但既经发现，哪肯轻易放过。

双臂一划，身子平空拔起，一手抓住山藤，疾援而上。同时脚尖在右壁上轻轻点动，山藤往右荡去，临近洞口，双手一松，翩然落在石窟前面。

凝目瞧去，只见这座山洞，深邃黑暗，不见丝毫光亮，心中不禁感到一阵犹豫。但继而一想，壑底只有这座山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自己好歹也得进去瞧瞧。

心念一决，立即举步向洞中走进。初入尚觉宽敞，走了一段

路，洞径渐渐狭窄，转折极多，壁上又到处凝结着钟乳，锋利如刀，稍一不慎，极易撞伤。

若非赵南珩经鬼手仙翁打通奇经八脉，使他身上原有的数十年功力，化为己用，目力特强，几乎是寸步难行。

饶是如此，他在这条黝黑曲折，深邃狭窄的山洞隧道中，足足走了顿饭光景，前面才隐约可见微光。知道已近出口之处，心头不禁微感紧张。

自己此行，独闯魔窟，深入腹地，不仅武功和对方悬殊，就是凭这段艰险的石窟隧道，要想全身而退，只怕也难如登天。

同时他心头也泛起一个始终想不通的道理，峨嵋一派，掌门师尊和四大长老，都是练剑数十年，功力精湛的高僧，加之全派上下，武功极高的同门，也不在少数。为什么不和罗髻夫人一较短长？自甘退出江湖，封山二十年？难道罗髻夫人真有这般厉害不成？

心中想着，人已跨出洞口。举目一瞧，原来这是一处天然的狭谷，地势不大，两旁山峰夹峙，上丰下削，到了最高之处，已只有一线天光，隐隐闪着星辰。

是以进出之人，只有这条幽壑隧道是他们唯一的出口。

迎面一座削壁下面，开凿了一座高大门楼，居然像阀阅人家一般，用人工凿成檐牙画栋之状。

左右两边蹲着一对高大石狮子，石阶上面，两扇漆了朱漆的大门，紧紧闭着，只有门额上四盏琉璃灯，照得闪闪发光。

赵南珩暗暗哼了一声，任你地势隐秘，也终于给自己找到了地头。

同时忽然想起自己把包裹留在客店之中，以致那件代表辛香主身份的白氅，也忘了带在身边。但继而一想，自己原是为找罗髻夫人评理来的，冒充他们香主，只不过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既已到了地头，迟早也得表明自己身份。

当下就一挺腰干，昂然朝大门走去，跨上石阶，伸手叩了两下铜环。

大门上发出两声“咣”“咣”轻响，过不一会，大门开处，从里面走出一个劲装大汉，他一眼瞧到赵南珩，脸上登时流露出惊诧之色，上下一阵打量，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

赵南珩知道此刻不宜露出形迹，这就端起姿态，从怀中掏出紫金符令，扬了一扬，冷冷的道：“我是西宁山辛舒平，奉夫人之命前来，你还不快去向夫人禀报？”

那大汉眼看赵南珩一派倨傲神气，瞧瞧他手中金牌，又瞧瞧他人，似乎大感意外，但对方说出奉夫人之命前来，一时倒也不敢怠慢，疑惑的道：“你是西宁山辛……辛……”

赵南珩也不禁瞧得暗暗奇怪，这司阊之人，怎会连西宁山辛香主的名字都没听过？

这就接口道：“我叫辛舒平，你禀报夫人，自然知道。”

那大汉确不定赵南珩来历，连忙应道：“是……是，辛爷请稍候，容小的进去禀报。”

说到这里，依然关上大门？敢情进去通报了。

又过了一会，大门再度开启，那大汉身后，跟着走出一个宫装少女。

大汉往边上一站，宫装少女瞄了赵南珩一眼，轻启樱唇，抬目问道：“辛爷要见夫人，不知有何贵干？”

赵南珩听得又一怔，心想：自己来此，虽是假冒辛舒平之名，但辛舒平乃是奉罗髻夫人紫金符令之召而来。

这宫装少女想必是西妖的贴身侍婢，照理不该不知，心中想着，又从怀中掏出金牌，答道：“辛某奉夫人之召而来，夫人有何吩咐，辛某也不得而知。”

宫装少女眼光落到金牌之上，忽然伸出纤手，娇声道：“辛爷既是奉夫人之命来的，我就去禀报夫人。”

赵南珩只当她要验看金牌，便自递了过去。

宫装少女接过金牌，又瞄了他一眼，才道：“辛爷请稍候。”

说完，转过身子，俏生生往里走去。

这会，劲装汉子并没再关上大门，只是挺胸凸肚的站在门边，好像自己会趁机逃走一般！

大门里面，是一座镶花屏风，挡住视线，瞧不到里面情形，赵南珩只好静静的站着等候。

又过了一会功夫，只听屏后响起一阵细碎的脚步声，宫装少女才姗姗走出，轻笑道：“夫人有请，辛爷请随我来。”

赵南珩跟她进入大门，转过屏风，是一块略呈方形的空地，

和普通人家的院落相似。迎面石阶数级，两旁围以雕栏，中间是一座圆形洞门，湘帘低垂。

官装少女当先跨上石阶，打起帘子，侧身道：“辛爷请进。”

赵南珩不再迟疑，跨上石阶，举步朝里走去，目光掠过，只见里面一间陈设精致的客厅。灯光柔和，地下还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

上首一张绣披交椅上，端坐着一个满头珠翠的贵妇，看去大约四十出头，五十不到，生得眉目如画，皮肤白皙，丝毫不见皱纹。

赵南珩心头暗自嘀咕，这贵妇当然是西妖罗髻夫人，但自己好像在哪里见过一般，觉得眼熟？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西妖罗髻夫人，自己今晚好不容易找到这里，哪会在什么地方见过？

他缓缓走入厅中，贵妇人也已自椅上站起，脸含微笑，点头说道：“少侠远莅寒山，能够找到一线谷，大非易事，请恕老身失迎。”

赵南珩听得微微一惊，暗想自己持她紫金符令，乃是以西宁山辛香主的身份求见。不想自己没说明来意，听她口气，似乎已经知道了。

这就傲然一笑，拱手道：“在下冒昧求见，夫人是否感到惊奇？”

贵妇人淡淡一笑，两道清澈目光，有意无意的瞥了赵南珩佩

在腰间的倚天剑一眼，抬手让坐道：“少侠远来是客，快请坐了好说。”

赵南珩大大方方的在她下首一把椅子上落坐，早有宫装使女端上一盅香茗，放到几上。

贵妇人转过脸去，吩咐道：“你去叫张人龙，史杰两人进来。”

宫装使女领命退下，一会工夫，她领着一个四旬左右矮小精干的汉子，和一个劲装大汉走入。那精干汉子自己并没见过，但劲装大汉却是跟踪而来的两人之一。

他们走入厅中，神色极为恭敬，几乎连头都没敢向上抬一下，只在进门处站定，躬下身去。

由那精干汉子说道：“夫人呼唤属下，不知有何吩咐？”

他这一开口说话，赵南珩顿时听出他原来就是那个粗衣青年。

心中暗“哦”一声，自己在灵光殿果然听他说过，目前江湖上情形极为复杂，老爷子一再交待，在路上不准稍露形迹，他是化装来的！

贵妇人微“哼”一声，连正眼也没瞧他们一下，只是冷冷的道：“这位少侠是跟着你们进来的咯，你们当真一点也不知道？”

两人一闻此言，登时吓得面无人色，扑的跪在地上。

精干汉子却抬头瞧着赵南珩，迟疑的道：“属下该死！属下好像在雅州府酒楼，和宁远府客店，见过这位相公，只是……面貌并不像……”

贵妇人微笑道：“这就是了，你懂得易容之术，人家当然也懂，老爷子因你平日为人精细，这一趟才派上了你，你到底是为
什么来的？也不瞧瞧这位少侠腰间挂着的是什么剑吗？”

精干汉子目光转到赵南珩腰间，突然颤声道：“是倚……倚天剑……”

赵南珩再也忍耐不住，剑眉微扬，朗笑道：“峨嵋门下佩带师门宝剑，夫人何须惊奇？”

贵妇人并没理会，只是继续说道：“我们这里从不许外人进来，你们泄漏一线谷秘密，该当何罪？”

她虽然缓缓说来，但地上两人，已自心底起了一阵颤栗，连连叩头道：“属下一时不察，望夫人开恩。”

贵妇人挥挥手道：“好了，你们下去吧！一线谷难得有贵客光临，老身瞧在这位少侠份上，姑且免去你们死罪，春兰你替我关照卜总管，按律轻一等发落就是！”

宫装少女躬身应“是”，两人好像得到皇恩大赦一般，在地上叩了几个头，才起身跟着使女身后，一齐退出屋去。

贵妇人盈盈一笑，抬目道：“少侠原来还是峨嵋高弟？”

赵南珩傲然道：“不错，在下赵南珩，正是峨嵋门下。”

贵妇人点点头道：“原来是赵少侠，老身方才好像听他们说少侠姓辛？”

赵南珩俊目放光，朗朗说道：“夫人难道还把在下当作你手下香主不成？”

贵妇人心中暗暗一怔，这少年人轻轻年纪，内功居然会有这般精湛？她脸上同时飞过一丝奇异之色，徐徐笑道：“老身手下哪有什么香主？哦！赵少侠找上寒山，不知有何贵干？”

赵南珩大笑道：“夫人何用明知故问？在下来意，只怕夫人比在下还要清楚得多！”

贵妇人凝视着赵南珩，微笑道：“这个老身倒是不大清楚。”

赵南珩心头暗暗冷笑一声，道：“那么夫人可知峨嵋派已经封山了么？”

贵妇人道：“老身听他们说过，贵派封山已是一年前的事了。”

第三十四章 觉来春梦了无痕

赵南珩冷冷的道：“夫人知道就好，在下找上宝山，就是要向夫人请教来的。”

贵妇人和蔼的道：“少侠请说！”

赵南珩道：“江湖上有两句话，叫做‘罗髻开，峨眉闭’，夫人想必也听人说过？”

贵妇人淡淡一笑道：“这两句话，乃是川西俗语，流传已久，老身自然听人说过，不知和少侠远来寒山，有何关连？”

赵南珩听得暗暗恼火，心想：你倒装得真像，忍不住大声道：“夫人认为这两句话和在下无关，但在下却认为关系重大。”

贵妇人点点头道：“少侠既然认为关连重大，也许是的！”

赵南珩怒声道：“在下偏要说峨眉开，罗髻闭，不知夫人以为如何？”

贵妇人依然心平气和的道：“川西俗语，也有人这么说的，少侠要这么说，自无不可。”

赵南珩霍然起立，道：“那么夫人就应该立即宣布封山，退出江湖。”

贵妇人目泛奇彩，含笑道：“少侠请坐，老身隐居一线谷，已有数十年没在江湖走动，也从没开派立宗，何须宣布封山？”

赵南珩听得气往上冲，冷笑道：“夫人推得好不干净？你自己隐居不出，却在幕后主使，要石老令公统辖四山，设立分堂。这且不说，峨嵋派和你们何怨何仇，你宣布开派，峨嵋就必须封山，在下此来，就是要向夫人讨个公道……”

贵妇人莞尔一笑，说道：“少侠要找的原来是罗髻夫人！”

赵南珩听得不期一怔，张目道：“难道你不是罗髻夫人？”

贵妇人双目隐泛奇彩，柔和地道：“你把我当作西妖，少侠这可错了。”

赵南珩只觉心头一阵迷惘，讷讷问道：“那么夫人……”

贵妇人依然端坐如故，两道清澈如水含蕴着奇彩的目光，只是盯在赵南珩脸上，笑容未泯。过了一会，她才缓缓转过头去，喊道：“春兰，春梅……”

“唷”！厅后娇声答应，同时走出两个宫装使女，趋近贵妇人身边。

贵妇人抬手吩咐道：“你们过去搜搜他身上！”

赵南珩还是好端端地坐在她下首，双目微阖，生似睡熟了一般！

两人应了声“是”，转身走到赵南珩跟前。

春兰掳起袖管，伸出春葱般纤手，从他怀中掏出画册，木盒、竹筒等物，一件一件的放到几上，心中觉得好笑，一面回头道：

“夫人，他身上的东西可真不少呢！”

贵妇人点点头和声道：“春梅你拿过来，给我瞧瞧！”

春梅陆续从几上取起东西，送到夫人面前。

贵妇人只是随手瞧着，又一件件的放到身边几上，口中说道：“这是梅花画谱，这是易容药丸，这两页倒是指法……”

她随看随放，突然目光落在两个小小竹管之上，迅疾取过，从竹筒中倒出纸卷。

打开一瞧，接着脸色一缓，点点头道：“他说的倒是不假，老身先前还疑心是罗髻夫人故意派他探听咱们虚实来的……唉！这妖妇只一年功夫，就设了这许多分堂，可见她野心真还不小，什么东华山、西宁山的，这些名称，想来都是为了掩蔽江湖上人的耳目而已……”

她好像在和两个使女说话，但又好像是在和自己说话。

春兰疑惑的道：“夫人，他到底是什么人？”

贵妇人道：“也许真是峨嵋门下。”

春兰抬起头来，问道：“那么夫人如何打发他呢？”

贵妇人冷冷的道：“一线谷擅入者死，这也只能怪他走错了地方！”

春兰偷偷的瞧了赵南珩一眼，心头一凉，她敢情替这位俊美如玉的少年，暗暗感到惋惜！但当着夫人面前，却又不敢露出丝毫心事，赶紧低下头去。

贵妇人抬目问道：“春兰，他身上还有什么东西？”